

慈禧的私交

CiXiDeSiJiao

慈禧的私交



慈禧与入宫前的情人
慈禧吃谁的奶
慈禧与谭鑫培
慈禧对杨小楼有偏心眼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的私交/一凡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80094-733-5

I. 慈…

II. 一…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慈禧-旧闻(史料)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2143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37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 价:15.00 元



西太后正在梳妆 (林京翻照)



光绪的英语老师张德彝
(注：张德彝是巴黎公社
唯一目击中国人)



慈禧摄影师勋龄
(林京翻照)



陈德霖进宫演戏的腰
牌 (陈志明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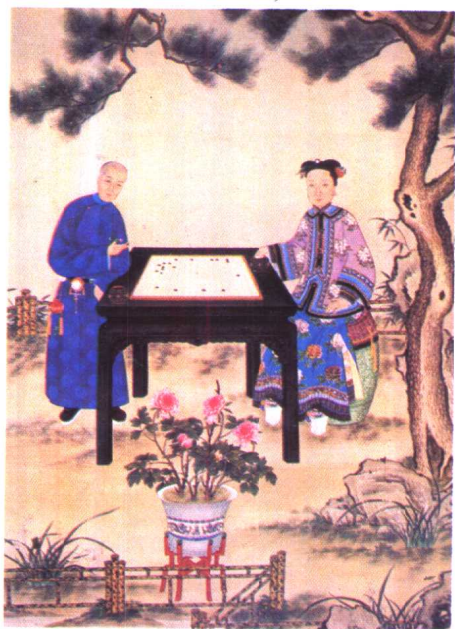
慈禧西幸回宫路过
半截正阳门



婉容



慈禧佛装像图



慈禧对弈图



慈禧的英、法语翻译
德龄



慈禧的舞蹈研究人
容龄



檀香木“慈禧之宝”



檀香木“慈禧之宝”印面



慈禧指画凤凰图轴

(此页均为林京拍摄或翻照)



慈禧腊像 (清东陵 于善浦摄)



同治帝 (林京摄)



慈禧的画像



慈禧陵 明楼 (清东陵 于善浦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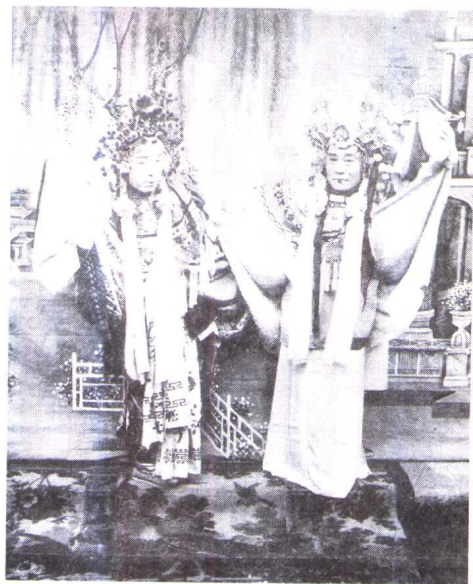


清·沈容圃作《同光十三绝》画像 (摹本)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供稿)



慈禧与四格格 (林京翻照)



陈德霖饰白蛇 余玉琴饰青蛇



谭鑫培饰黄忠 杨小楼饰赵云



慈禧的德文翻译
俊寿



慈禧与后妃
(林京翻照)



慈禧太后御笔书“虎”、“寿”、“福”、“龙” (林京摄)

目 录

慈禧入宫前原来有情人	李国梁 (1)
慈禧与入宫前的情人	裕德龄著 李葆真译 (3)
慈禧小产时期的情人	吴 明 (37)
慈禧相思过牵手钻山洞的男人	魏润身 (39)
慈禧吃谁的奶	于善浦 (55)
慈禧与光绪英语老师	小 史 (59)
慈禧把乾隆本戏改成皮黄	华 志 (60)
慈禧摆谱儿听戏	小史摘 (62)
慈禧与谭鑫培	周传家 (66)
慈禧与杨月楼、杨小楼	吴同宾 (105)
慈禧对杨小楼偏心眼儿	小史摘 (111)
陈德霖进宫承差演戏的几件事	陈志明 (114)
昇平署陈德霖进宫演戏的腰牌	艺 苑 (117)
王瑶卿进宫改戏装	小 史 (119)
慈禧与南府戏班的小德张	杨争光 (120)
慈禧与颐和园	小史摘 (141)
慈禧兴建德和园和京剧的成熟	徐凤桐 (150)
慈禧让芭蕾舞中国第一人研究舞蹈	张秀玲 (155)
慈禧与莲花落艺人抓髻赵	傅耕野 (157)
慈禧管这玩意儿叫太平歌词	王 决 (160)
慈禧谕封天桥八大怪	曲 艺 (161)
慈禧给“十不闲”发会费	曲 艺 (162)
慈禧与双簧	曲 艺 (163)
慈禧、光绪观看马戏	K·A·卡尔著 华南译 (165)

慈禧看花会	徐凤桐 (170)
慈禧与皇会五虎棍	张宝章 阎宽整理 (173)
慈禧下棋	林 京 (176)
慈禧与故事王	魏 昂整理 (178)
慈禧有 157 方印玺	于善浦 (180)
慈禧御笔代理人	周 熙 (183)
慈禧与美国女画家	周 熙 (185)
慈禧仇视和扼杀清官早期摄影活动	林 京 (190)
慈禧晚年照相知多少	林 京 (192)
慈禧和她的翻译	张秀玲 (200)
慈禧始创了“八仙过海”掷骰法	小史摘 (202)
慈禧“身材高大”的窍门	于善浦 (204)
慈禧爱养狗	裕德龄 (206)
慈禧想吃烧饼	魏 昂整理 (215)
慈禧倒骑毛驴	张宝章 阎宽整理 (217)
慈禧翡翠西瓜丢失之谜	张宝章 阎宽整理 (219)
四月十五是慈禧“放生日”	张宝章 阎宽整理 (222)
慈禧与最后一名状元	张宝章 阎宽整理 (225)
乐寿堂闹“鬼”	崔墨卿 钟振英 彭哲愚整理 (228)
慈禧与武象官	张宝章 阎宽整理 (230)
慈禧与萨振	彭哲愚整理 (232)
慈禧与“御医国手”	彭哲愚 杜玉宽整理 (234)
李莲英赛马	彭哲愚 杜玉宽整理 (237)
慈禧赐端王统领叫花子	彭哲愚 杜玉宽整理 (241)
慈禧蹬三轮、坐奔驰	小 史 (243)
慈禧与龙车	赵子清整理 (245)
慈禧与电灯	李恒泉 (250)
慈禧重修团河宫	长 青 (252)

慈禧过端午节	小史摘 (256)
慈禧七月七日拜二星	小史摘 (260)
慈禧过中秋节	小史摘 (261)
慈禧过重阳节	小史摘 (263)
慈禧苦熬九皇素	小史摘 (264)
慈禧过佛节腊八	小史摘 (265)
慈禧过新年祭祖敬财神	小史摘 (266)
慈禧过提灯节	小史摘 (271)
慈禧过一般的万寿节	小史摘 (273)
慈禧六十万寿节嘉封李莲英	李玉川 黄学通 (275)
慈禧七十万寿节懿封二郡主	小史摘 (281)
慈禧留下了三件寿衣	于善浦 (282)
附:	
紫禁城的小戏台和曲艺演出	潘深亮 (284)
清宫演戏的伶人们	丁汝芹 (288)
慈禧陵上的石雕	于善浦 (294)
编后记	(297)

慈禧入宫前原来有情人

李国梁

据野史传闻说，慈禧未进宫之前曾订婚许配给在户部当差的荣禄。当时的慈禧因父亲遭贬困居京城，荣禄则常常给以周济，渐渐二人有染。后来恰逢选秀，慈禧认为这才是进身之路，忍痛割爱进了宫中，但始终对荣禄恋恋有情。

后来慈禧得势，便重用荣禄，使他成为慈禧一生所倚重的亲信重臣之一。荣禄虽几次因贪污获罪，但均能化险为夷，靠的是他自己狡猾的本性和有大树遮荫。

荣禄，字仲华，瓜尔加氏，满州正白旗人。小有才气，不好读书，性情骄侈，猾巧而多忌。咸丰年间在户部当差，后升为银库外员郎。在一次清查户部库存时，因贪污差一点被肃顺砍了头。后经过他多方设法，极力营脱，才保住了脑袋。不久，又花钱买了个候补道员。

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慈禧、慈安由热河回銮，荣禄沿途加以保护，使慈禧垂帘成功，随后由总兵升为工部侍郎，没几天又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

光绪初年，荣禄以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就在荣禄平步青云之时，他被弹劾贪污受贿，经查实，革职降级调出北京。

甲午战争这年，荣禄进京为慈禧祝寿，亦将厚礼送恭亲王奕訢一份，又被慈禧安置在恭亲王身边，很快受到恭亲王的信任，也

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到光绪二十四年，荣禄已身为兵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后又升任直隶总督，真可谓步步登天了。

但是，几次的宦海风波，使荣禄深深地认识到，必须使慈禧对己“圣眷不衰”才能大权永固，于是荣禄千方百计买通大总管李莲英。有这根内线常常在慈禧耳边吹风，慈禧念及旧情，于是亲自提亲，将荣禄的女儿“指婚”许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后来载沣之子溥仪被慈禧立为嗣皇帝，载沣被立为监国摄政王。慈禧把爱新觉罗宝座的命运与荣禄家族联结在一起，可见慈禧与荣禄相互关系之深。

此后，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戊戌变法、镇压义和团起义，乃至在与八国联军斡旋过程中，荣禄均处处看慈禧颜色行事，事事为慈禧着想。《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认为荣禄立了大功，“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

1903年荣禄去世。慈禧赠他为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选自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清宫的故事》(1992年版)

慈禧与入宫前的情人

裕德龄著 李葆真译

花园里的一对恋人

兰姑娘的家是一团和气而又安宁恬静的地方。她父亲自从挂冠归林之后，只在家里坐享大将军的俸禄，逍遥度日。他整天烟管不离口，除了睡觉的时候，才任它横在胸口的袍褶子里。那时候，他的钟形纬帽斜搁在额上，红顶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针线的夫人，常爱看着这已与她过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们由于生活优裕，宁静的面孔上毫无烦恼的痕迹。他们膝下一共有两男两女。现在两个女儿正在客堂后面的小书房里攻读经书。他们的老师是个好好先生，胖胖有，而又时常喘嘘嘘的。学生偷闲不读书，他也并不怎么在乎，只有他突然从小睡中惊醒的时候，倒往往把闲顽的学生吓了一跳。

兰姑娘是很有志气的。她有伟大的梦想，那种梦想是如此的伟大，有时连她自己也有点儿害怕。因此她的梦想从来不告诉人，只暗暗的藏在心里，只拼命的求知识以求她的梦想终于有实现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个缥缈的未来，能够突破礼教的藩篱，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园围墙之外的世界。

父亲坐在那儿，懒懒的吸着烟，已差不多睡着了。母亲正在辛勤的缝衣。在另一间屋里的先生正在点头晃脑的打瞌睡，姊妹二

人也正在研读她们的书，不过纸上那些龙飞凤舞的字，她们究竟看清了没有，却是个疑问。

那时正是闷人的春天，满园子里都开放着牡丹花、杜鹃花与木兰花。

兰姑娘手捂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张望。花园里阵阵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瞌睡，父亲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兰姑娘的一双惺忪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园的那一边，阿妈小竹正走过来。那个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触了兰姑娘的视线。她默然的以指按唇，左右张了一张，将头点了一点，随即转过身去，又悄然走回去了。

兰姑娘对这个暗号是多么熟悉呀！她以前已经看见过无数次了。这个暗号告诉她说：“我刚刚从月洞门进了花园！”

兰姑娘看着她妹妹。妹妹虽一面在微笑，却有点儿着慌，她向点头晃脑的老师紧张的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对父母张了一下。她几乎要摇头说不可了。但是她没有，因为她很爱这个大胆的姊妹。从满人贵族家庭的小姐身份来说，兰姑娘的确是够大胆的。悄悄的，慢慢的，兰姑娘由座上站起，转身穿过了挂帘，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并没有惊醒她的父亲，她母亲虽看见却没有问她。兰姑娘在这种时候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原是极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门口出现要陪伴她的娇小姐吗？那一定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因此兰姑娘一直走进了花园。

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园内正是千红万紫的争奇斗艳。牡丹红得像婴儿的小口，杜鹃花白里带红，像含羞的少女，至于木兰花则像圣洁的修道女。阵阵的蜜蜂由一个花丛飞到另一个花丛，吮着花心，嗡嗡乱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园子的四周列着各式大树，小径两旁也是短树成篱。树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与板凳上。花园最僻静处的一个小凉亭的瓦屋顶上也正摇曳着树影与日光。那些修长的树干，伸着长满了的叶子的大手臂，似乎告

诉人那儿有安宁，可使人享受一两时的出尘之乐。凉亭尽头的花园墙开了一扇月洞门，而现在的这扇月洞门是关着的。

多么安全的地方呀！兰姑娘自己微笑着，一步一步地直向凉亭走去，毫无犹疑不决的态度。凉亭的门是关着而且上着锁的，但那把锁却有一个秘密机关，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小竹，她有一把钥匙，但她却爱她的小姐胜于任何人，甚至于胜过自己亲生的骨肉。第二个人是兰姑娘自己，第三个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门秘密的人。当然还有第四个人可能也知道其中诀窍，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园丁不但很聋而且几乎瞎了，再说他又是爱兰姑娘的。他永远不会泄漏她的秘密。

兰姑娘移动着那一双未曾缠过的纤足，笔直的往凉亭走，忠心小竹则恭敬地跟随在后面。到了凉亭，她一径升上台阶，进了门，随即把门无声地关上。小竹没有跟进去。她不但很聪明，而且很爱兰姑娘。她跑到凉亭附近的一个大理石凳子坐了下来，面对着凉亭前面的一带地面。因此正屋里如果有人往外看时，只要看见她，就会想兰姑娘必定也在凉亭前面，不至于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确是很聪明，不怪兰姑娘对她竟是绝对的信任。

兰姑娘进了凉亭，将门关上了之后，从一张长桌子旁边的方凳上站起了一位盛装的满州公子。他一看见兰姑娘，眼睛便突然发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惊人美丽，她的纤手，浓黑的眉毛，以及露在粉荷色的旗袍下的双足。兰姑娘的一身衣装恰恰配合了花园以及凉亭的色调。她的旗袍上镶着金穗子，头下一排宝石似的闪光纽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颜玉貌。她的前额很高，一片前刘海上扎着一道红的丝线。她的双颊微微发红，关上门之后，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儿接受那位满州公子的欣赏。

“荣禄”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来了”。

他将她的纤手一把握住。这两个人真像一对画中人：兰姑娘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荣禄则穿了一身华丽的禁卫军统领的戎

装，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视着她的一对眸子，注意到了她绯红的双颊，更在那一片娇羞中寻着了其所最渴望的东西。此时只有他们俩人在一起。这是完全违反礼教的举动。满洲人的姑娘从来不许单独和一个公子相会。至于她秘密的前去和他私会，让他握她的手，对他一往情深的笑，尤属非礼。但兰姑娘却来了，而且让魁梧的荣禄握住她的手——紧而又不太紧的——更让他对她那双满含智慧，像一泓深黑允的池水的眸子，尽情的注视。

他们四手互相握着，轻轻的，他将她拉过去，轻柔的笑着，她并没有拒绝他。她没法拒绝荣禄，因为他是如此的温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装。

“兰，你美丽极了。”他几乎是耳语着，“我爱你比爱任何人都厉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你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将世界的财富献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为获得你的青睞而互相作战。你多么的艳丽呀！我是多么的爱你！我不晓得你心里知道吗？”

兰姑娘半晌没有作声，只向他端详，对这个打破古礼，不怕她母亲震怒，而秘密来与她私会的男子，凝视不瞬。最后，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轻柔地说：“因为，我也爱你。”

他们又互相拥抱——天地都似乎静立不动了。

凉亭之外轻轻传来了一些小声音。兰便从荣禄怀里向后挣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号，”她耳语着：“我必须去了，明天来吗，荣禄？”

他点点头，很不情愿地将她放开。

他静静的笑着说：“过几分钟我就去给你的父母请安。这一次我不打月洞门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父亲。你可以隔着门帘在你书房里听。我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消息，因为我们的时间

太宝贵，我只能说，兰，我爱你，我要永远的爱你，到死也要尽忠于你。”

她轻轻用手捂着他的嘴。这是一个大胆的姿态，因为满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爱的行动。然而，你瞧，荣禄不是说过他爱她吗？她一转眼已跨出了凉亭走了。荣禄从窗子里一直望着她的后影，直到她进了正屋。不久之后，他又看见小竹回来走到月洞门前。忽然月洞门砉然洞启。荣禄迅速的离开凉亭，走出了花园，即不望左，也不望右，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危险，小竹是不会开门的。

然后他绕过了围墙，走进将军府的大门，吩咐佣人通报进去。兰姑娘的父亲从小睡中惊醒了，匆匆拾起袍褶子里的烟管。母亲也将针线搁在膝盖上。隔着门帘的另一间屋子里，荣禄可以看见两姊妹正在用功读书，那位老先生忽然惊觉，厚嘴唇里发出了似乎不耐烦的一声哼哼。然后他用京话对两个学生吼了一声，于是她们的头就低得更加厉害一些了。荣禄笑了，却装着没有看见隔壁的情景。

他在靠墙对门的一张炕上坐下了，佣人捧上了茶点。兰姑娘的父亲向来是喜欢敬客的，尤其是客人是荣禄的时候。他把荣禄当儿子看待，其实他心的深处很希望荣禄将来有一天可以变成他的快婿。除了兰姑娘的父亲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这一段心思。她母亲也有一个跟这个相仿的心思，不过她也从来不曾说过，因为家里以及儿女婚姻大事都是父亲做主的。荣禄若能猜到这老两口儿的心思，一定会好笑的。不过他不知道。

因此，兰姑娘的家里有五个人都怀着秘密。小竹与兰姑娘共同守着幽会所有的秘密。兰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兰的父亲和母亲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荣禄一无所知。

他是禁卫军的统领，手下有一队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门，并保卫皇族生命财产的。为了这种重任在身，他常常获悉紫禁城以内的消息。他一有这种消息便来报告给兰姑娘的父亲听，

因为他年纪虽老，但是对于一度指挥现已放弃的军队中的情况，仍然相当关心。

茶点捧上，客套完毕之后，荣禄道明了来意。

“皇后至今还没有生下太子。”他说。

老头儿没作声，只从嘴里喷了一口烟。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过一会儿荣禄会得告诉他的。荣禄却似乎对仆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以及放在他面前的点心，发生了深切的注意。过了好久，他才说“中国皇位还没有一位继承的人。”

这时候荣禄已经注意到隔房的兰把头不耐的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说：“皇上已经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当然，她必须出身于高贵的家庭。这道敕令里已经点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后皇上会再下令择定吉日，以便她们到皇城里去备选。他们跟我说，皇后气得了不得。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不久，宫里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传宗接代的皇太子！”

这时兰姑娘忽地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她不顾她的老师，不顾她妹妹的皱眉蹙额，连书也不阖，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直走进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里面！”她锐声的说：“我知道！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她以手抚着胸口。

荣禄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感到了重压。当他接触到兰姑娘的视线时，他的脸成了死灰色。他旋过身去看着兰姑娘的父亲。父亲也正瞪着兰——他的嘴张得很大，说不出话来。

接着，一个佣人进来通报：“有圣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宫中的太监，耀武扬威地走将进来，捧着一张盖了许多印的黄纸给兰姑娘的父亲。

一道圣旨！原来不过是一张黄色的纸而已。然而这一张纸却改变了兰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国的某一时期的命运。